

晨報副刊

(一九二八年——五月)

15

影 印 者 说 明

《晨报》的前身为《晨钟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后改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的机关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创刊时，即在第七版刊载小说、诗歌、小品文和学术讲演录等，因随《晨报》附送，故称《晨报副刊》。一九二〇年七月，第七版由孙伏园主编，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把第七版改出四版单张，并定名为《晨报副镌》，着重宣传新文学，同时按月出版合订本。一九二五年为徐志摩的“新月派”所控制，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为了便于查阅和保存，这次影印将原合订本缩小为十六开本，分装为十五个分册。

晨报副刊 （第十五分册）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影 印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本册定价：8.50元

晨報副刊

十七年一月
第七十六期



晨報副鐫第七十六期目錄

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

譯 項

文學的貴族性 (三) 周作人譯

論 著

短篇小說的藝術 (一) (三) (五) (七) (九) 秋

黑奴顛天戟的作者——斯士活夫人譯 (二) (四) (六) (八) (十) 寒 先 艾

最近的法國小說界 (一) (三) (五) (七) (九) 徐 霞 村

我們為什麼要作文章 (二) (四) (六) (八) (十) 施 天 伴

文 藝 附 譯 述

優子 (一) (三) (五) (七) (九) 胡 也 頻

葛萊麗 (二) (四) (六) (八) (十) 先 艾 譯

紅葉村 (九) (一) (三) (五) (七) (九) 馬仰曹女十

漁家女 (一) (三) (五) (七) (九) 許 晴 青

密約 (一) (三) (五) (七) (九) (一) (三) (五) (七) (九) 壬 秋

清珠子 (一) (三) (五) (七) (九) 胡 也 頻

除夕的化裝 (一) (三) (五) (七) (九) 壬 秋

詩

安排 (一) 張 鳴 琦

鳳聲 (二) 胡 也 頻

姑娘 (五) 張 鳴 琦

戀歌 (七) 孫 島 譯

初醒 (八) 胡 也 頻

意識 (九) 張 鳴 琦

權力與真理 (二) 胡 也 頻

夏門 (一) (七) 張 鳴 琦

無題 (三) 楊 介 德

春 (五) 王 兆 荃

冬 (七)

離散於她之前 (九) 楊 介 德

雜 纂

雜談 (六) 自 寬

家庭週刊目錄

論 著

兒童教育 (一) (三) (五) (七) 瞿 菊 農

文 藝 附 譯 述

說不完的故事 (一) (三) (五) 東 雨

人熊外環 (一) (三) 黎 赫

一首德國的兒歌 (四) 心 心 譯

磨工之女 (五) 克 西 譯

新家庭 (七) 馬 毅

身體的健康 (八) 祝 微

小 說

離婚之後 (三) (五) (七) 乾 乾

友人之妻 (三) (五) (七) 綺 青

農報副刊

十七年一月
第七十六期



星報副鐫第七十六期目錄

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

講演

文學的貴族性 (一) 周作人講

論著

短篇小說的藝術 (一) 三 (五) 王 秋

星奴翻天幟的作者——斯士活夫人雜憶 (九) (一) 寒 先 艾

最近的法國小說界 (三) (七) (九) 徐 霞 村

我們為什麼要作文章 (三) (五) 施 天 伴

文藝附錄

優子 (三) (四) (六) 胡 也 頻

葛葉霞 (五) 先 艾 譯

紅葉村 (九) (一) (三) 馬仰曹女十

漁家女 (一) (二) (四) 許 晴 青

密約 (一) (二) (四) (五) (六) 王 秋

潛珠子 (一) (二) (三) (四) 胡 也 頻

除夕的化裝 (三) (四) (五) (六) 王 秋

詩

安排 (一) 張 鳴 琦

鳳聲 (三) 胡 也 頻

姑娘 (三) 張 鳴 琦

戀歌 (七) 孫 島 譯

初醒 (八) 胡 也 頻

貴義 (九) 張 鳴 琦

權力與真理 (一) 胡 也 頻

夏門 (七) 張 鳴 琦

無題 (三) 楊 介 德

春 (五) 王 兆 基

冬 (七)

離散於她之前 (五) 楊 介 德

雜著

雜談 (六) 自 寬

家庭週刊目錄

論著

兒童教育 (一) (三) (五) (七) 摺 菊 農

文藝附錄

說不完的故事 (一) (三) (五) 東 雨

人熊外漢 (一) (三) 黎 赫

一首德國的兒歌 (四) 心 譯

磨工之女 (五) 克 西 譯

新家庭 (七) 馬 毅

身體的健康 (八) 祖 微

小說

離婚之後 (三) (四) (六) 乾 乾

友人之妻 (三) (四) (六) 綺 青



短篇小說的藝術

(六)『馬太斯教授的意見』則批評家哈米頓 (Clayton Hamilton) 如我們對於阿倫波的論斷表示同意。對於短篇小說所下的定義。

情，那末，我們對於短篇小說的根本上，一九零四年二月號的 *Bookman* 本概念當能較清晰的明瞭罷。阿·裡面載有哈氏論短篇小說的「偏波」以爲數文中的短篇小說與組段定義，那定義是：「短篇小說的文裡面的抒情詩有同一的效力的；目的，在用了最經濟方法，最動人短篇小說的效力的一致性大部分靠的語勢，產生簡潔的敘事文的威感」他的簡短，這與韻文中抒情的詩歌是一樣。馬太斯教授在他那篇 *It is to produce a single narrative* 名著「短篇小說的哲理」中，更把 *live effect with the greatest economy* 阿倫波的原意發揮的十分透澈，他 *conomy of means that is consistent* 所謂真正之經濟云云，並非

「所謂『動』的短篇小說，並非僅僅指篇幅短的小說而言，他的正確的含义，比較篇幅短的作品，更為深激的罷。真正的短篇小說，牠的特點，全在「印象的合一」，這在長篇小說是不可能的。短篇小說，必能符合法國古典戲劇中的三一律，那就是說，短篇小說是表現或者描繪「一人物」，「一事實」，「一情感」；或者若乎人物，若干事實，若干情感，而不飽一情感；有的目的在產生「環境」，關於這段定義的解釋，應該公

超越了一時一地的範圍之外。阿威感。在阿倫波夫的許多短篇名著中，例如「死魔之舞」(Masque of the Red Death)一篇使讀者產生環境感應，「逃故事心」(The Felt-Heart)一篇使讀者產生人物感應，而「酒桶」(The Cask of Amontillado)一篇就使讀者產生動作感應。小說作家常他未去開始動筆寫作以前，必然預先嚐其作品的目的在產生那種感應。阿倫波夫的藝術方法，我們可以借三篇作品內見其梗概，他在每篇作品開始的時候，早已表露全文的目的。因此，短篇作家要當預定其目的，目的若達，就應結束。在敘述的時候，並應將注意力集中於一點，不可攙開主要的目的，再去創造次要的感應。

(七)「哈米頓的定義」在什麼是最經濟的方法？那就此，我們應該一看近代美國小說劇是說，作家敘寫其人物事實，應當

第二一七〇號

目錄

短篇小說的藝術 王秋

姑娘…… 張鳴珩

胡萊蔬
免艾羅
優子
胡也頻
中華民國十
七年一月七
日 星期六

最少」的限度，而「時」的範圍，在可能的情形下，到「最小」的目的。因而兩個人物已經够用的話，三個人一段事實儘能成人，不必再行加入另外一段事實發生在一時一地之內的，須再說到異時異地罷。

是這篇小說的一個最緊要。要是作者在他的作品中，最動人的語勢，那末，即的方法上不能十分經濟，品的價值無損的。例如第十五章的「浪子回頭」，父一子二人敘述已足，但引入一個「善良的兒子」，語勢增加不少，而全文更

的感人之方！——要之，短作者，既嘗運用最經濟的其文蘊嚴精警，又當加入語勢使其文深刻感人，二既達，「簡潔的敘事文的較易產生罷。

小說是很顯然的給予青年有價值而費時最少的經驗。把他的稿紙撕毀了，而重一逼，他可以從雜誌方面，他的作品成敗，更不必等。選他的傳世的傑作。——創造慾求已經衰歇的老年，當小說的形式可以使他虛小個價值完美的掛著。

，在短篇小說中，作家可進一點調靜的色彩，而不會厭倦的危害。無論如何有名的英國作家，多半是討論這種問題的習氣的。這種習氣雖然有點危險，但我們感到一種不快，叫我們所讀的不是小說而是「

世界傑作

葛萊霞

契訶夫著
先艾譯

葛萊霞，一個剛生下冰兩年來

五

八個月的胖小孩，同他的奶母正在寬地散步。他穿着長的軟布外衣，披著肩巾，帶一頂有軟毛縷的圓帽，腳上穿著暖和的襪鞋。他覺得太熱而且窒塞，這時歡躍的四月陽光正很直捷的投在他的臉上，刺得他的眼皮疼痛。

他來重估他的和走路不安定的小身軀表現出極端作亂。

直到如今葛萊霞還只知道一個長方形的世界，在一角是他的床，在另一角是奶母的衣箱，在第三個基角是一把椅子，在第四個基角是一盞點着的小燈。假設有人向床下遙望，他可以看見一個破舊的洋娃娃和一面鼓；奶母的衣箱之後，還有一大堆玩具：紡車，沒有蓋的匣子，破爛的紙片少年。在這世界裡，除去奶母和葛萊霞，還常常有媽媽和小貓的蹤跡。媽媽像一個洋娃娃，小貓像一隻舊的皮紙，不過皮紙沒有眼睛同尾巴而已。從料理做有嬰兒的世界那邊，有一道門直通他們喫飯和喝茶的大地方。那里站着葛萊霞的長腿椅子，在牆上掛着一個老式的福音書發出繡繡之聲的鐘。從餐室，可以到一間有紅靠手椅的房子去。地氈上有一塊黑補丁，還在向葛萊霞搖動。那間屋子之外，還有一個別的地方，誰也不許進去的，在那里可以看見爸爸瘦削的影子——一個非常曖昧的人！奶母和媽媽都是很明達的：她們給葛萊霞穿衣裳，餵他，愛護他，但葛萊霞為什麼而生却真明其妙了。

「你幹什麼？」他的旅伴嘆着打他的手一下，把椅子拾走。『傻瓜！』

雙子 (三) 胡也頻

忽然有一種東西，流星似的，閃到他眼前來，隨着那小點就不見了。他以為這亮兒是賊中探路的所謂紙火把，便用力的打起，算是他的一種和善的警告。

同時把他的眼光移到更遠的前面去，他發現了兩個黑的人影，這是誰，只模模糊糊地辨別出那身體的模樣，向河邊走去。

「一定是那傢伙！這也不知還是誰家的東西給偷走了！」小

二想，眼光就不停的瞪着前面。他本想再力用的打他的更，使

那人影受點驚嚇，而棄下那賊物來。可是他又一想，往河邊走去幹

什麼呢？河邊，是死路，既沒有船隻，水又澎湃，賊是決不會往這條路走的。於是他發覺起來了。他想，「假使不是賊，在這樣

此外還有一位很曖昧的人，就是葛萊霞一面鼓的姑母。她出現一回又不見了。她隱沒在那里去了呢？葛萊霞向膝下，箱子背後，沙發底下看了不只一次，但是她的都不在那里。

在這新的世界之中，太陽會偏八的眼睛，這里有許多的爸爸，媽

媽，姑母，簡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的好。比較別的東西更奇怪和荒誕的要算馬了。葛萊霞注視着他們移動的腿，但毫無所得於心。他望着他的奶母，想求她來解決這神秘，但是她一句話都沒有說。忽然他聽見可怕的腳步聲：一羣紅臉賤賤下來着掃帚的大兵沿着大路一直向他走來。葛萊霞因為驚恐全身變得寒慄起來，很懷疑地望着奶母要知道這是不是危險；但是奶母既不哭泣，也不逃走，那沒有什麼危險了。葛萊霞追尋着大兵，移動腳步和他們同其步伐。兩條長腿的大貓，追逐着穿過草地，伸出舌頭來，在空氣中搖着尾巴。葛萊霞想他也得跑，就追着他貓去了。

「停住！」奶母很粗魯地抓住他的肩膀喊道。『你要上那里去呢？沒有告訴過你不要頑皮嗎？』

那里有一個奶母坐着手裡正拿着一盤橘子。葛萊霞走過去，也不言語，拿了一個橘子。『你幹什麼？』他的旅伴嘆着打他的手一下，把橘子拾走。『傻瓜！』

是拾着那麼大的沉重的東西！說不是賊，又可疑！

那人影將近河邊了。小二就下了決心，他想去看個究竟，便輕輕地吹滅發亮的燈籠，蹣跚的，順着河邊小跑去。那人影似乎乏了力，腳步遲慢了。

夜色還是很朦朧，雖說小二已漸漸地逼近那人影，却看不清楚究竟是誰，只模模糊糊地辨別出那身體的模樣，向河邊走去。

「這奇了，」他想，「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心裡更疑

他忽然聽到一種驚駭的，尖小的聲音。

「我害怕……」

「怕什麼？」這又是一種驚駭的，粗粗的。

葛萊霞又想他腳邊的一塊像一畫燈似的玻璃拾起來，但是他怕他的手又挨打。

「我愛敬你！」葛萊霞忽然聽見他耳邊有一種很大的聲音，他看見了一個亮紅扣的高漢子，特別表示好感，這男子把他的手給奶母，停住了，和她談話。

太陽的光明，馬車的喧嚷，馬，亮紅扣都很新穎，而不是可怕，使葛萊霞的靈魂裡充滿了快樂的情感而且歡笑。

「來呀！來呀！」他對亮紅扣的人喊道，抓住他的衣襟。『上那里來呀？』男人問。『來呀！』葛萊霞固執地說。

他要想說把爸爸媽媽，小貓也都帶來在一起，但是他的舌頭說不出他要做什麼。

一會，奶母走出寬地，把葛萊霞帶進一所還有雪的大院落，亮紅扣的人也同着來了。他們很小，不潔的樓梯走進一間屋子去。那里有許多香烟和燒肉的味道，有一個女人正在爐子旁邊炒肉片。廚娘和奶母彼此接吻，同那男子在凳子上一塊兒坐下來，低聲談話。

葛萊霞好像醒醒起來，覺得難堪的熱和害羞。

「這是做什麼呢？」他懷怯的，向四圍觀看。

他聽見黑漆的天蓬，兩隻角的爐叉，像大黑洞似的火爐。

「媽——媽，」他囁囁說。

「來，來，來！」奶母喊道。『等一會兒！』

廚娘放了一個酒瓶，兩個酒杯，也不礙事！……你別害怕啊！

「我實在氣力都用完了啊……」

「馬上就到河邊的！」從這些小語中，小二恍然知道了，那男人就是亨元羊肉舖老板，那女人是萬興豆腐店老板娘，人家都叫她做「王家三娘」的。

「這一定是這一回事了！」小二想，可是他登時又覺得，倘若他是偷偷地幹這一回事，為什麼兩個人又抬着那東西呢，而且想走到河邊去？

這時那人影又開始努力的抬起那東西，往河邊急急的走，却向小二走來的這一邊。

小二的心忽慌了起來，因為他和那人影，幾乎要接觸了，他趕緊爬到河堤上，把身體埋沒到滿着露水的野草中間。

那人影便喘喘地走過小二的前面。

從潤濕的青草中間，小二張開了。

和一個盤腿坐在椅子上。這兩位婦人那個亮紅扣的男子，叮囑着杯子，一會便把他們喝光了。那男子先用他手裏的廚娘，又抱住了奶母。

於是那三位低聲唱起歌來。葛萊霞向他三個頭伸開他的兩手，他們給了他一個，他吃着糖，而且看着奶母喝酒……他也不想喝了。



第二七三號

目錄

短篇小說的藝術 壬秋
初醒 孤島譯
雜談 胡也頻
僕子 胡也頻

回中華民國
十七年一月
九日星期一

短篇小說的藝術(四) 壬秋

其次，短篇作家因了「簡短」的「The Halo of the Three H and I」的定例，被迫從事刪削。這些作品都是以設置在具體而不美觀的枝節。這種選擇的方法的想像，稍作即逝的朦朧的境地內是完全合理而且是必要的，例如有的異樣的美麗和神奇。

有些短篇名著，如像：「The Luck of Raring Gump」與「The Out of Raring Gump」等，文字的術可以包含在三句有名的格言之內，不過僅僅超過四十字。觀，那就是：「叫他們笑，叫他們哭，」可知短篇的藝術，都是作家經，叫他們等候。」而短篇小說却過一番精密的選擇的；但是假如「更能作這些「笑」，「哭」，「等」位長篇作家要把這些故事中的時候，他不能正有煙味的，和神奇的境不把事情多說一點，——雖然其地，因此，到了「大本的寂靜的書所描寫的枝節有很多不美觀的也罷」包括了羊皮，證之高閣的時無法避免，因為要不這樣，他所描寫，而短篇的作品仍在有人讀的寫的人生將要陷入一種錯誤的情形。

短篇作家所予我們的印象，是說因了篇幅的限制，能使作家應用的作品，也許在表現一張面龐，一恐怖，病態的，驚奇的材料，個愉快的與度，一張悲慘生活的變——刺激過深，要是用在長篇作品裏，也許是美妙的夢境，也許是裡而叫人注意，一定不能給予讀者驚異，也許是彷彿音樂的波快樂的材料。例如「The Black Cat」，「The Murder in the Rue Morgue」，「A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om」，這些作品，是阿倫·莫斯（Moss）的。而關於人生究竟問題，我們差不多可以承認一部「虛華的宴會」或者一部「Adam Bede」在波德爾的藝術以令我們欽仰的作品：他他確是一位巧手的工匠，絕不會不曉得這種工作不做便能，「做馬上便會完畢的」。四百頁的「The Black Cat」，終究是不可能的能。一點點，——然而我們仍須承認吉短篇小說，是准許作家去利用極百餘先生却是現代天才卓異的故事式朦朧的暗示，美的象徵，詩的演述者！

有人說，短篇小說的流行很印象，脆弱太甚，以至不能投入長篇作品的壯健的組織中的幻覺。我有礙於他種想像文學的發展，有些我們知道小說的範圍是極其廣闊的，英國批評家，提出人們讀短篇小說其至連夢境的國土也一並包羅在內說的普遍的瘋狂，是對於三層冊的。阿倫波（Lovecraft）的藝術，長篇小說的一個根本的反動；也有如像「Shadow of a Pale Rider」，「Silence of a A Parable」，常桑緣故，是應該由短篇小說負其責任

的；但是這又何妨呢？祇要短篇小說能給我們開闢一個神奇的境地；祇要我們對於紛擾的人間，有了清新的認識；祇要我們使我們的生命的途中，得到驚心動魄的享樂；……那末，短篇作家對於現代人生總算已建立了不朽的偉業罷！

（十）「短篇小說的作家」一個短篇的作家，是不必具有清晰，寬，和容忍的眼光。當我們把哈爾曼（Hoffman），阿倫波，莫泊桑等的短篇作品放在司各德，菲爾丁，薩克雷等人的長篇大作之內，也許覺得那些短篇的東西有點近於病態的能。一篇長篇作品的成功與失敗，就全看牠是否有清晰，平允，自然，這幾點來判定的，但在短篇的作品便不同了，一個短篇的作家也許覺得上邊入魔院的資格罷，然而那作品仍不失為有價值的故。

其次，短篇作家與長篇作家的藝術差別，就在短篇作家在熟悉人生的一部，而長篇作家却窺見了人生的全體。長篇作家如德爾耳克（Honoré Balzac 1791-1854），伊立脫（George Eliot 1819-1880），邁立迪斯（Melville 1819-1900）等人，是欲窺察人生的全體，將那繁複零亂的關係存在他們的藝術之內，而在短篇的作家，如像阿倫波，莫泊桑，吉百齡等人，就精悉人生之一部，集其心力於人生經驗之一點，表現出來。因此，我們可以說，長篇作家對於人生之經驗實較短篇作家來得深遠，世界有名的長篇作家，半係年高而富於經驗的人；反之，短篇作家雖然祇能洞悉人生之一部，同樣能創出壯麗而偉大的傑作。阿倫波對於正確的人生經驗，像是不甚完全，然而他的作品，確在今日猶

不愧為英文文學中上乘的傑構。因此，世界著名的長篇，大半制處於年過四十歲的作家；而美麗的短篇作品，多出於二十歲至三十歲的青年。吉百齡十七歲的時候所作的幾篇作品，為其一生得意之作；而在他那小說集「山中雜記」(A Play in Tales from the Hills) 裡面的作品，均當其二十歲左右的時代。尚有一點，就是長篇作家祇要他給予讀者以清晰正確的人生批評，雖在那作品的描寫，文章，結構上稍有不能盡善的地方，也必能得到讀者的原諒與容忍的；但短篇作家便不然了，他必須於作品的描寫，文章，結構諸點一絲不懈，方能產生深入讀者心曲之力！總而言之，短篇小說在現代之所以深受讀者歡迎的緣故，顯見得牠是一種完全適合於我們現代生活的文藝。因為我們生活在現實生活，搶着赴會的匆忙的狀況的今日，逼得我們不得不任一個較短的時間內集中我們的情力，從這些短促的傑作中，滿足我們對於藝術享樂的慾求！

一九二七之多，作於雪夜，北京。

詩 戀歌

孤島譯
——英國勃浪(R. Burns)原書——

(一)
輕輕地流着，可愛的阿當東，在綠深山中，
輕輕地流着，我將歌一曲為汝聽。

我的憂鬱在你的潺潺河邊睡了一輕輕地流着，可愛的阿當東，勿擾醒她的好夢！
鴿鳴們，你們的嘈嘈響過了幽谷，

野鳥們在荆棘野窠中鳴奏，
綠冠的小雀們，不顧地歌唱家落，

我請你們，勿擾醒我的睡着的愛人！
(二)

高聲呀！可愛的阿當東，你兩岸的青山，
可聽你過曲的調源。

暮春春日，我常在這裡逍遙，
看看我的羊羣和我最愛家的羊舍和籬藩。

可愛呀！你的岸邊，你的
碧谷也青青綠遍。
野樹林間，河聲野花，迎風聲
舞躍隨。

在這裡芳草綠茵，殘陽沉事。

碧雲的柔揚的垂影，遮着我的憂悶和我。

(三)

澄澈的河漢，阿宮東，多可愛地流着，你聽着我的憂悶的清幽小舍。地瀟地瀟足的時候，你恣意地奔過，

地瀟着你的清波，凝成愛花榮朵！輕輕地流着，可愛的阿宮東，在萬綠深山中。

輕輕地流着，可愛的河流，我爲汝作此歌頌！我的憂悶在你的潺潺河邊睡丁

輕輕地流着，可愛的阿宮東，勿擾醒她的好夢！十，二，十六歲京。

詩 初醒

胡也頻

狂風如海盜之喧喊，驚醒我罕有之夢——我正與紅雲爲伍，與戈刺專制之帝王。

張開眼兒，滿着無限迷亂，未能辨別這黑夜的深淺，惟知道心血淋漓，在表示我的憤懣！

我疾惡兒童般的啼哭，與歐陽修以求知，我願以靈魂之餘輝，

作 劃 傻子 (四)

胡也頻

很久以後，小二才抖抖地從草中爬起來，揀起那麻竹管

和杉木棒，捉着無光的燈籠，無力而又用切的，趕急地跑回土地

這一夜他反反覆復的，輾轉在本門做成的床上，睡不着，疑是整

個黑的人影，和更黑的那件抬着的東西。第二天這鄉村便佈滿了這新聞：「萬興豆腐店老板昨夜吃醉酒，自己跳河了！」

生命之鮮血的眩耀，我奮力張手，待覓我的所失，但除了夢痕之影的恍惚，宇宙是一片虛無！北京。

雜談 自寬

中國人，不善於「幽默」，有吾家博士說過，還有其他他人也說過。

倘若不是人真的非撞直車，也不算真無趣罷。可惜者是倒不如如此。中國人長子什麼？是很多禮貌。

「凡事不負責」，「走小路」，種種形成其他爲君子。中國的君子，真不少！在新的時代下生存的又有新的君子，不很有入注意過。但這類君子，無往而不宜，「和氣」，「親密」，「忠厚」，頗爲世所喜。

有人研究新的道德者，可師法這新君子。在友中，我曾任心上深深佩服有若幾個人。

面上若北京城舖子中人物，常是笑容可掬，似乎到處全可以同人拜把，心則很不易于觀察。到入面前說着各樣頗易于動聽

然而從此後，凡是他替代地保去打更，只剛剛聽見到河水的聲音，他就打轉了。並且他一路擔憂着，小心驚翼地，因爲他隨便一轉眼，總容易看見到那夜裡的情形，那兩個黑的人影和一個更黑的東西。

他常常覺得，一個女人把自己的丈夫丟到河裡去，沒有哭，還吃吃的笑着，把手臂投給別的男入，這真是一件不可解的奇怪的事！他打更不打到觀音堂，這事他沒有對地保說過。

有一天地保便問他：「小二！觀音堂的老道士說，他許久沒有聽見打更的聲音……這怎麼？」

小二便說了臉色，眼睛發呆，因爲他的心又忽然害怕起來，他好像又看見到那黑的人影……看樣子，地保便發怒了，他和他的說：「我看得起你，才叫你去打更，你怎麼這樣膽怯？」

「我不是……」小二嘴脣的

的話，回頭又恨之若不離于生食其人之肉者，是這類新君子技倆。此不過技倆之一種而已，其餘還很多。欲風一個人，又不放，則在另一件事向另一人說，這又是一種煩好本事。毀人子有意而無形中，自己不失爲君子，聰明說。從這事上可以見我們民族的誠說是怎樣的可貴可愛（？）！這誠說也可以說是幽默吧。

在文學的界域裡，也有這類同樣的情形。半是不足道者多數是于自己無關。測自己——假說一個小小比喻吧——要人幫忙，禮說出來了。

我是那麼常常想：中國人，若果是人都帶一種大夥子脾氣，大家真能在他與味上說出那裏心欲說的話語，看看我們的文藝批評情形將成甚麼現象！可以說者，因「禮貌」而默然，不必說的又因「禮貌」而得吹吹：結果成了今日的樣子。講禮貌，凡事明利害，在一種全爲禮貌支配下的社會情形中，一些人就自然而成了一種中心人物了。

在另一種事實上可以證明這禮貌之不可缺者是作畫的人怎麼就能成名。此時中國的人欲作藝術家或文學家麼？你先把生活的藝術學成，再來動手作你的事業罷。你能活動于某一種階級間，這說。

「那末，爲什麼不打到河那邊？」「我……」小二怯怯的，聲音帶點顫抖了。「我害怕啊！」地保便現出輕視的樣子。

「怕……你從前不是到會打觀音堂麼？」「從前……我是現在才害怕啊！」地保問他爲什麼，他便把那夜裡所看見的，毫無隱瞞地統統說出來，他已經忘了這地保是那羊肉店老板的親戚。

地保聽一下眉，但他馬上就鎮定着，他並且要小二今夜還照樣替他去打更，於是他就忙忙地走了。

過了幾天，一個挑甘蔗到市上賣的老頭子，走到觀音堂的東邊，忽然發現被大家叫做「傻子」的那小二，倒在腿上的草叢裡，臉朝天，頸項和胸上護滿着血，一雙眼睛睜了白，突出在眼眶外面。

他在身旁，許多青草被腳板踐碎！「我不是……」小二嘴脣的

所採的武備並不具其真誠。這年頭頭要其真誠藝術幹嗎？所謂有禮貌的世界者，乃把一切維持到一種不很忠實的「面子」下頭之謂！「禮貌」去使人顯全到你的「面子」，不拘欲作甚麼都很容易了。看看我們近來的畫家，有那有心一意去作顏色生趣起著了待人接物而能悠然活潑下來的麼？活且不讓，還可以給社會同情麼？

因習慣，大家似乎都學得聰明伶俐可愛，發見惡人就互相告語。惡人不多，又似乎常常使這類君子感到寂寞了。

倘若這人這事這時代，不敢明于評論，因此便以爲忘了利害去說的人是惡子，君子本色固如是矣。愛人不算是禮貌，但倘若有人說到某某人可愛，這情形若爲君子所知者，更有嘲笑！這彷彿是本人如何有禮而笑着的人是如卑鄙淺陋的樣子，故笑之若不足，猶可以于茶餘飯後作談助。這世界，實應在各人身上講求趨吉避兇法子的世界，勇于自表者便是惡子，多麼可笑呵！

君子的「笑」一罵，是我在許多地方就領略過了。爲這事只有痛心。然而我一面爲我中國聰明人的舉目曾是以爲可寶。外國人這時不正有許多在說破國人是瘋子而誇獎黃色人講禮貌麼？(完)

「那末，爲什麼不打到河那邊？」「我……」小二怯怯的，聲音帶點顫抖了。「我害怕啊！」地保便現出輕視的樣子。

「怕……你從前不是到會打觀音堂麼？」「從前……我是現在才害怕啊！」地保問他爲什麼，他便把那夜裡所看見的，毫無隱瞞地統統說出來，他已經忘了這地保是那羊肉店老板的親戚。

地保聽一下眉，但他馬上就鎮定着，他並且要小二今夜還照樣替他去打更，於是他就忙忙地走了。

過了幾天，一個挑甘蔗到市上賣的老頭子，走到觀音堂的東邊，忽然發現被大家叫做「傻子」的那小二，倒在腿上的草叢裡，臉朝天，頸項和胸上護滿着血，一雙眼睛睜了白，突出在眼眶外面。

他在身旁，許多青草被腳板踐碎！「我不是……」小二嘴脣的



黑奴顛天錄的作者——

斯士活夫人評傳 (一) 奎先艾

(一) 前言

單單提起「斯士活」三個字來和描寫的技巧——更談不到書中的背景，恐怕還有很多的人不知道這位作「淡烟似」的輪廓，終於飄散而去。案是確。如其直接痛快說她就是去年夏天從一家書攤旁走過，突然林譯「黑奴顛天錄」的著者，那麼我站住了，因為「Uncle Tom's」至少讀過這部翻譯的人應當都曉得。三個字很有魔力的射入我。「並非不見經傳，而且也不會」的服，我恍然，「這不是一黑怪我介紹的冒昧了」。不用說一部「顛天錄」的原文麼？「當時我分的讀者對於她的名字覺得有點陌，比擬重賞還歡喜，價都不講就忙買生，即通常的英文學史上提到她回來。正趕上暑假中，閒着沒有事跡也極其簡略（只有少數的幾事。到家坐下就讀這本書，越讀越神，他們常常把地歸入附庸，越上越，文章真淺顯乾淨，描寫又輕，並不加以正式論調，大有無足重，簡直把我吸住了，我的心與我國正復相同。讀史者，因此，隨着書中情節的哀樂時起時落。他們的心中也只有佛蘭克林、歐文、柯達、愛倫坡、郎費洛、惠特；結果是一幕悲劇，換了我幾滴眼淚，我讀人，這位女作家當然的漫不經心，心理有一種難言的悽楚。許意就忽忽過去。但我敢斷言斯士多黑奴的悲憂的面孔宛如在我眼活的精神，極其於水火之中的精神，前閃動。我愛「Tom」，我愛「Fanny」，還是健在；尤其是她那部大作「黑奴顛天錄」多病的小「Ezra」，湯姆還是顛天錄」是長存不朽的，永遠是我們的忠誠和驕，託弗叔是何等住世界人類的記憶，給我們一個很真不虛，夜娃是何等心慈而嬌小悲哀的印象——簡直是掛一幅悽慘可愛！這三個人在我的靈魂裡縈的畫圖在我們的心頭。他彷彿天下清爽的不滅的痕跡了！這種一上燈燭的星光照耀着黑夜，字裡行字哭聲透紙上的傑作，是我讀文間充滿了正義人道的呼聲。任何學作品以來所僅見！徒事浮華於人現在讀者，我敢說還是一樣的，不詞藻而忽深處的觀察和描寫的國忍釋手（雖然黑奴已經解放了），內女作家，焉敢忘其頂背。

「黑奴顛天錄」一書在歐美會流傳。而這位偉大的作家在美國受過熱狂的歡迎，家傳戶曉，有口文學史上——不如說在世界文學史上——此層後面再為詳述。其我所知的，除「黑奴顛天錄」外，還有周蘭蘭君譯過地的一個短篇（名字記不清，載於「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中，此外就沒有名。至於她的平生事迹或者談到她的，我告訴我的印成如何，你會證明小婦人嗎？「Is this the little woman who made this great world?」國內出版的書籍上尤其罕見。我三年前我曾一度讀「黑奴顛天錄」托爾斯泰也把他這部大作列入其所見到的中文只有鄭振鐸君的「文藝」的譯本，在學校功課的紛忙中實的藝術的最少數的書籍的表內。學大綱」和周蘭蘭君的「歐美名家走馬看花地圖」，只讀完上卷，讀當時書甫出版，就得到英法等國短篇小說叢刊」兩種；英文的只有時太蘭蘭君譯了，裏面的情節都不的著名作家的稱譽（詳見後）。

第二十七號
目錄
黑奴顛天錄的作者——斯士活夫人評傳 奎先艾
私葉村 張鳴琦
馬仰曹 許濟青
周蘭蘭 許濟青
回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十日星期一

至於這部書，在中國，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影響。譯成中文時大約是民國二三年，或者稍早亦未可知，據我所見到的，是民國四年的三版本。此書之不幸運可想，當初譯出後大概也沒有受什麼特別的歡迎，其結果，僅售三版而已。據聞從前泰柳社在日本曾把牠編成戲劇，公演過一次，當時倒感動了不少的讀者。是的，中國需要的是愛與美的文學，讀者高興的是愛情的「創作」，偉大的作品，血淚的結晶，尤其是這一類的翻譯，尤其是文官翻的，他們當然深惡痛絕的了，那裏會讓他們讀者呢？林琴南的翻譯，誠然不很完善；然而試問現在動手去翻他當初翻出那樣的長篇的竟有幾人？白話文流行之後，林譯各書一落千丈了，因此這書更沒有人去注意。因噎廢食，這是我們貴國人的神長！但是林譯的「撒克遜刺後英（The Sketch Book）和「掛筆錄」新式標點和評傳印出，作為新學中學國語文補充本；而這部書我認爲也不失為名譯之一（其中雖有誤譯和刪節的地方，但大致還錯），却依然保持老氣橫秋的高高臥在中華的玻璃箱中，大有壓箱之勢，過閱者不用說是多如星了，我不禁爲之歎息。

斯士活的著作譯成中文者，據我所知的，除「黑奴顛天錄」外，還有周蘭蘭君譯過地的一個短篇（名字記不清，載於「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中，此外就沒有名。至於她的平生事迹或者談到她的，我告訴我的印成如何，你會證明小婦人嗎？「Is this the little woman who made this great world?」國內出版的書籍上尤其罕見。我三年前我曾一度讀「黑奴顛天錄」托爾斯泰也把他這部大作列入其所見到的中文只有鄭振鐸君的「文藝」的譯本，在學校功課的紛忙中實的藝術的最少數的書籍的表內。學大綱」和周蘭蘭君的「歐美名家走馬看花地圖」，只讀完上卷，讀當時書甫出版，就得到英法等國短篇小說叢刊」兩種；英文的只有時太蘭蘭君譯了，裏面的情節都不的著名作家的稱譽（詳見後）。

詩 意義

我常想這日後的漫漫，是否還有可憐愛的因緣——終於我縮成起飛，且自冷冷，冷冷的，行先思量，懷對着人間！十二月八日。

我合人無主而惘然。近來倒讀了好幾本關於她的生平比較詳細的傳記，使我更其透澈地了解她作「黑奴顛天錄」的起因和當時的背景了。我於是忽然動了把這介紹給讀者相見的念頭。我想，要是有人來問我最愛讀的文學作品是那幾種，無論如何，我要把斯士活夫人這部大作列居其一的。如果說是他整個到了我的胃口也可以，因為各個的嗜好不同。想來與我有同好者當不乏其人；那麼我這篇類似評傳的文章，就祇爲獻於諸位之前而寫的，又有何不可呢？

曲 戲
紅葉村 (一)
馬仰曹女士
劇中人物：
李亞元夫人 年約半百，直有熟色，看起來好像六十多歲的婦人。（蘭蘭夫人）
李情如 夫人的女兒，方自年

外歸國，一個與直孝友而有志氣的女子。（需稍停）

（需稍停）

村婦村女

紅果村

地點 一個秋天的陰沉之午後

第一幕

佈景 一間舊式的房子，裡面布着

得倒很清潔雅。白色的牆上點綴着西洋油畫，左邊

的牆上掛着一個放大的女珍兒的像片。在正面的桌子上

上放着一本零碎的書籍。靠右邊有一具紡棉機，它的

背後有一面玻璃窗，透入暗淡的光線。

開幕時，夫人正在屋裡紡棉花，時時自己擰着，因而停止工作。她的眼睛注視着對面牆上的像片，嘆息流淚！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需稍停）

漁家女（一）

許清

這一件事情也許太渺

於神話了。

二百年前，在珠江口外起了一

陣颶風，將一隻漁船吹出海南島以

南，南洋羣島一帶。以後，那漁

人目為不辨路徑回到家鄉，所以

往西而去，出了直落亞逸海峽，一

直達連到北歐的挪威海岸。他在

那裡另討妻子，生男育女，直到佛

爾遜時已過四代了。雖然在這很

長久的時代中，他們代代並沒有改

變了他們打漁的行業，而且也沒有

遠離過挪威，總是漂泊在斯干的那

瓦半島的附近。

傳到佛爾遜這一代，雖然在習

慣上受着當地風土人情的變化，

但他依然保留着他中國原姓唐。

他曾聯合當地的漁船，在北歐

這是一件普通的事，直達大西洋

北方，緯度自北緯六十度至八十度

左右去打漁。

他這一輩子只有一個女兒名露

斯蘭。在她七歲時候，她母親便

死去了，所以一向她都由她父親

養，很少遠離她父親一步。因

為她血統上帶着蒙古和匈奴族的遺

傳，所以她生得非常靈敏，肌肉是

面前，辦信遞給夫人，說）

這封信是前村毛頭司務交給

我的，我想一定是報告好消息

息。

夫人

（拆開信看，臉上現出驚

慌的樣子）「呀！萬萬了，真是

恭喜恭喜！」

是老爺高陞了麼？

（悲憤狀）可不是嗎！這是

舅老爺從湖山寫來的，他還

叫我向你老爺多要些錢，省

得在鄉下吃苦。呀！我現在

在一切都看透了，錢有什麼

用處？

太太，我倒覺得錢是個怪好

的東西，沒有錢什麼也幹不

了！

夫人

（站起來）「你到月底還

是小孩子，懂得什麼叫痛苦

？（仰天）橫豎我的一生

，已被他剝奪完了，現在我的

生活，我也知道了，我住在

這裡倒也省去許多虛偽的痛

苦。（又注視着牆上的像

片，兩眼淚淚不覺得簌簌地

淌下來）唉！只是總忘不了

你的小姐，要不然，我就早

跑到墳墓裡去了！

太太，也真奇怪！小姐有三四

年沒有消息了。（作回憶

狀）

有些糯米色，並沒有當地人那樣

雪白。她的頭髮依然保留着東方

的潤黑顏色，顯得似乎還異常。

但她那嬌活潑的女性，實在是丟

掉了祖先的板滯的遺傳性。所以

從她小時，直到十八九歲的時候，

時常都是歡笑着，赤着腳，跳過這

船，躍到那船，和着一夥的青年

的漁夫調笑，歌聲，一些柔麗的樣

子都沒有。

十九歲的幾年，她曾愛上一

個漁夫，但那人的最長的舉止，使

她很鄙視他，所以，不久，她竟決

絕的和他斷絕關係了。經過兩年

後，她們這隻漁船漂泊到英國的北

海岸，在亞丁丁地方逗留了約摸有

半年的工夫，他父親網上新魚，常

時使她感到當地販魚的市集去賣。

在那市集來往日久，他使不覺的

又和一個亞丁丁的漁夫戀愛上，但

她終於又感到那人對於她不過是偶

像的崇拜，這種崇拜並非並沒有

愛情的信仰，不過是拿她來點綴他

的青春時期，好像春風裏好花來解

你母親死後，有多少人來勸我結婚

的，但我總沒有聽他們的勸告，至於

你母親死後，有多少人來勸我結婚

的，但我總沒有聽他們的勸告，至於

你母親死後，有多少人來勸我結婚

的，但我總沒有聽他們的勸告，至於

你母親死後，有多少人來勸我結婚

的，但我總沒有聽他們的勸告，至於

你母親死後，有多少人來勸我結婚

（記得我初到太太家裡的

時候，小姐才十歲的光景，

我們常一同到花園裡去捉螞

蟻，到溪邊去釣魚。小姐

待我真好，她比我大兩歲，

總是以妹妹看待我，一回都

沒有擺主人的架子，斥責我

過。自從十二歲小姐到上

海去念書，十八歲在什麼高

級中學畢業後，聽說就到法

國去了。唉！真怪，出國三年

，一封信都沒有，我不信小

姐是輕易忘了母親的人。）

（傷恨狀）我想都是你老爺

……（哽咽着說）我要死以

前，總要見我的女兒一面！

——幕——

第二幕

佈景 一處鄉村的一個胡同口，有

一所破舊的平房，門欄上坐

着兩個很窮苦的婦人正在談

天。右面是胡同口，四五

個村童正在那裡玩石子。

開幕時，情如穿着皮鞋，披

着斗篷，匆匆地走上來，村

婦村童們都驚視着她。

（走向村婦的面前）這位

太太，勞駕，請問李亞元

的太太住在那裡？

喔！李太太嗎？她真是

一位好人，又慈善，又溫

和。

實有點小聰明，或者，與其說她有

點小聰明，莫若說她有點見

識。

她時時都會找到各方面的娛樂

的興趣，所以這兩次失戀，丟失了

異性的愛，她並不感到失戀的痛苦

，和她身世的寂寞。

他們父女倆時常也談到他們各

個的經過。她父親既不忍憐有什麼

麼不公開和他女兒說的話，所以她

也不願過細父親什麼話的隱情。

當她父親聽到她女兒終身侍奉他

的晚年，對於男性的卑劣的性慾，

寧抱獨身主義而不嫁的話時，他總

低着頭，閉着眼，皺着眉，那似有

愛心所感觸的神情，時時打斷了她

的高興，使她當時再沒有話說。

有時，當他顧慮到她女兒的傲

性，以為將來對於她個身要自找苦

吃，所以這樣話也會勸過她：「我

這輩子算完了，所以自從

你母親死後，有多少人來勸我結婚

的，但我總沒有聽他們的勸告，至於

你母親死後，有多少人來勸我結婚

的，但我總沒有聽他們的勸告，至於

你母親死後，有多少人來勸我結婚

的，但我總沒有聽他們的勸告，至於

你母親死後，有多少人來勸我結婚

的，但我總沒有聽他們的勸告，至於

你母親死後，有多少人來勸我結婚

的，但我總沒有聽他們的勸告，至於

你母親死後，有多少人來勸我結婚

的，但我總沒有聽他們的勸告，至於

你母親死後，有多少人來勸我結婚

和，我們常到郊外去玩耍，

她總預備些點心請我們

吃，走的時候還包幾塊，

送給我們的小孩，真真惠

啊！

（插嘴）你還不知道呢，

去年冬天（指着一個正在

玩耍的孩子）狗兒的爹沒

了，家裡連一個銅子都沒有

口裡。我到李夫人的家

裡提到這件事，她立刻借

給我十塊錢。（向村婦

甲）你知道這十塊雪白的大

洋錢！

村婦甲

（低低狀）請你們快點告

訴我李夫人的住所？

（沒有聽見的樣子）唉！

就是李太太太憂愁了，一

天總是愁眉不展，我起先

還以為同她老罷了，什麼

……後來聽她的丫頭李

華說是因為想念她的小姐

……聽說那位小姐還到什

麼外國去了！

外國是去得的地方嗎？

在我們村裡傳道的那個蠻

教士，高鼻子，藍眼睛，

走路像死屍似的挺着腿兒

走，我瞧見就害怕。

將她父親對於她幾次的好意都拒絕了。

她父親一心只望她能早日自

己選定她相當的物色，眼見她兩次

將就成功的婚事，她又更休養了人

家，所以地父親對她的異常憂心。

嗣後，每當她父親提到她的婚姻

，她反笑問她父親說：

「爸爸，找個終身伴侶倒底來

作什麼用呢？」

「這是人生一種享樂。」

她搖搖頭，否認她父親傳統的

觀念。她說：

「我從各方面都證實我的人

生的享樂。在我呢！乎用不着找

個累贅的男人來束縛，甚至被他把

我當做他的傀儡，任情的做他獸性

的把戲。」

的確，從她的說話中，除去她

父親之外，時常都聽到她厭惡男人

的心理，甚至有時咒咀男人；所以

她父親對於她年而不可破的見解，

永遠是歡喜，致使她常嘲笑她父親

與違同性。雖然，儘管她對於男

性是怎樣的厭惡，怎樣的咒咀，但

這原不過是她心理對於男性不滿意

的成見，在表面上，她對於任何男

人依然是聯絡的，和先時一樣的嬉

笑，歌聲。她以為人家的善或惡

是人家的人生，在她自己應當有她

自己的固定的人生，決不能受人家

的善或惡的影響，而將自身的性轉

移，遷就。



第二一七四號

目錄

黑奴顛天錄的作者——斯士活夫人評傳

權力與真理

胡也頻

紅葉村

馮家女

中華民國十

七年一月十

一日星期三

詩

權力與真理

胡也頻

黑奴顛天錄的作者——

斯士活夫人評傳(二)

先父

傅雷·傅濟爾·斯士活夫人

Harriet Beecher Stowe 原名 Beecher

名字叫傅濟爾·伊里薩白·俾濟爾(Harriet Elizabeth Beecher)

斯士活是後後的改姓，而曆一千八百一十一年六月十四日生於美國

Connecticut 州Middletown，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七月一日卒於Hartford

，葬在Ansonia。她從小就酷好自然

Connecticut 她的故鄉的花草樹木，山川湖澤無一而非她的摯友。

夏季降冬地都很自由的到處奔跑，簡直是一個快樂的鄉下小姑娘，做陶器，搬運木材，和她的弟弟們成天流山玩水。後來她自己會說她最初完全是由大自然得的教育。她的父親愛曼·俾濟爾(J. J. Mann Beecher)當時是Middletown 的牧師。她承襲了她父親和母親露克麗德·福德(Roxana Follen)的偉大能力和宗教的熱忱。不幸得很，福德夫人在一千八百一十五年便棄世，女兒而長逝了，那時斯士活不過才五歲的光景。她母親臨死的時候，把她的六個孩子都叫到跟前，祈禱他們都要抱定對基督的信仰，而且變成福音的傳道者。他們的父親一樣。斯士活每一回憶她虔誠的母親勸善抑惡的禱告，就宛如活人還在她的面前。在她父親的圖書館中，她看見很多關於神學的書籍，還找到「天方便談」(The Tenants)等書，那時便養成她對於文學的嗜好。這位牧師的圖書館除開書別的東西也非常豐富。他簡直是鄉鎮智慧生活的最高殿。附近的牧師都來到這里討論神學的問題，斯士活在一旁聽着他們的高談闊論。

津有來。伊里薩白是一位昔日游

過西印度羣島的姑母，她是反對黑奴制度最甚的一人。斯士活常常聽她說她怎樣在熱帶的夜間坐在窗前盼望，那鳥鳴着牠的一切罪惡和不幸沉入大洋，牠也願和牠一同沉下去。她聽着心裡受極大的痛苦，尤其是不時到教堂去聽她父親的講道，尤其是關於蓄奴的演說，使她受很大的感動。這大概都是她後來反對黑奴制的遠因。

她十二歲進了學校，在校中很好作文，而且有一次她的文章竟拿到學校展覽會去論議。題目是「Can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be proved by the Light of Nature」，議論嚴厲，做得非常之好，簡直不像一個年方十二的小學生的手筆。她的父親恰好聽見了，大為讚賞，他忙問，「這篇東西是誰做的？」教師答道，「你的女兒。」

「後來斯士活年既長成，知道名譽的可貴，她不由還憶舊情，恍然如昨，很得意地說道，「那是我一生中最驕傲的一刻啊。」

一千八百二十六年俾濟爾博士擔任波士敦韓羅浦街(Hanover St)教堂的牧師，斯士活便去依着在哈佛辦學校的姊姊帶着論手寫一函戲劇，題材是西羅的轉變，相連有二十年後，同樣的現象就

她給她的嚴重的約束，而且時常向于很長的時間去搜尋材料。一本「尼羅王朝」(一位希臘貴人)，費產生在一本書裡。

她講道，讓她不要沾染罪惡。她從此頗有所得，而且對宗教更加熱心了。但她這時忽然陷入悲觀。她寫信給她的兄弟說，「我什麼事情都不對。誘惑一侵臨，我就屈服了。……我前後都是煩惱，接受了Lane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監督，他家庭的大部分都伴作一年夏天在家過又在給地姊姊他到 Cincinnati 去。結果全吞移小孩說。他的眼睛閃爍了，「就

這時期她已經滿了二十歲。她的生活思想一經變動，對於著作竟發生了很大的興趣。這個時期斯士活是夢想做一個詩人。她使動作的作家早已深切的觀察和注意了

在這種雄雄的起伏之勢，人間變成舞臺，「你曾見過關於上帝的事情嗎？大家相聚，演悲喜之劇。啊！若千的世紀奔去了，山河已變樣，惟權力與真理，尚為循環的報復之努力。北京。

斯士活那時教過一個黑人進的教會星期日學校。有一個學生地付教會星期日學校。有一回：「你曾見過關於上帝的事情嗎？」

那小孩子很迷惘的露着牙齒。「你知道你是誰造的嗎？」

「沒有誰，我所知道的。」

「就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長報副刊

